

# 為今屆選舉主任點讚喝彩

在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上，一定要為今屆選舉主任寫上一筆，因為昨天香港有12個人被取消立法會參選資格，包括黃之鋒、岑敖暉、袁嘉蔚、梁晃維、何桂藍、劉穎匡、「熱血公民」鄭錦滿、公民黨楊岳橋、郭家麒、郭榮鏗、鄭達鴻、「專業議政」梁繼昌。據特區政府聲明，下列五類參選人不是真誠擁護基本法，不適合擔任立法會議員：

- 1) 支持「香港獨立」、以「民主自決」或支持「香港獨立」作為「自決」前途選項來處理香港體制；
- 2) 進行尋求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干預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事務；
- 3) 原則上反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及將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在香港公布實施；
- 4) 表明意圖在確保於立法會佔多數後，行使立法會議員權力無差別地否決任何政府提出的立法建議、任命、撥款申請及財政預算案，以迫使政府接受若干政治要求；
- 5) 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使主權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華人民



焦點評論  
顧敏康

共和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憲制地位等行為。

## 不畏恐嚇果斷依法DQ

選舉主任不畏恐嚇，真正按照基本法的精神辦事，堅決將那些「反中亂港」分子、那些不維護基本法和不支持香港國安法分子排除出選舉，值得點讚喝彩！誠如有學者所言，選舉主任根據《立法會條例》第40（1）條嚴格把關，有足夠理據相信有關人士不會真正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而將他們依法DQ，有效維護了議會秩序。

以往有選舉主任存在把關不嚴現象，允許那些「反中亂港」分子參選立法會議員和區議會議員，令廣大市民表示不滿。今次選舉主任的舉措應該說是真正撥亂反正，符合香港廣大市民的心願。

其實，鄧小平先生早就指出，香港是愛國愛港者治港。他老人家對愛國愛港的定義也是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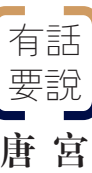
簡明扼要的，就是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而愛國者的標準，就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個定義是非常簡潔明瞭的，反對派應該是心知肚明的，但是他們因為缺乏對祖國的尊重，一心一意的想搞亂香港，用「兩制」對抗「一國」，在「港獨」之路上越走越遠。

但是他們恰恰忘記了，立法會屬於香港的建制機構，絕不允許「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立法會和擾亂政府的正常施政。如果說以前有反對派被允許進入立法會，那也是希望他們改邪歸正，為香港廣大市民的利益多幹實事。但是，事與願違，香港的反對派仗着外國勢力的支持，一心一意為外國勢力搞亂香港增加籌碼，搞「香港獨立」，還想參選立法會議員，利用立法會的資源進一步搞亂香港。

中國有兩句古話，一句是「多行不義必自斃」，另一句是「自作自受」。「反中亂港」分子可以得逞一時，但最終必然失敗。DQ還應該繼續，只有這樣，香港才能恢復秩序，穩定發展，才能再出發。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 黃碧雲發夢都會笑醒



有話要說  
唐宮

選舉主任昨日DQ了12名亂港派政客，包括黃之鋒、岑敖暉、郭榮鏗、郭家麒等人，打亂了美國的「35+」計劃。但對於部分反對派而言，其實未必是壞事，例如民主黨的黃碧雲、胡志偉等「過氣電池」，儘管在初選中名落孫山，但憑藉DQ的結果，他們終於可以揚眉吐氣，繼續在立法會演戲。所以說，看到昨日選舉主任的結果，黃碧雲「發夢都會笑醒」。

反對派並不是鐵板一塊，內部四分五裂，各據山頭，表面上說是依據什麼「抗爭派」、「溫和派」的立場路線之爭，但誰都知道，這不過是騙騙選民的，真正原因是不可調和的利益分配問題。受到美國人力捧的「後生仔」，攻城拔寨，依靠新媒體的宣傳，大幅蠶食了傳統反對派的選民。但民主黨這類傳統反對派，身上包袱不少，要極端不夠極端，要口才不夠口才，要形象沒有形象，只能靠吃老本過活。一個想搶地盤，一個想保地盤，利益怎麼可能調和呢？

本來，上次在戴耀廷安排下的「初選」，所謂的「抗爭派」大勝，民主黨黃碧雲、胡志偉等，排名嚴重靠後。如果根據「初選」的協調，他們根本就沒有可能爭取到勝算，甚至連報名都不敢，例如黃碧雲，已經聲稱「告別議會」。雖然心裏有千萬個不捨，但形勢比人強，只好忍氣吞聲。

其實黃碧雲內心裏未嘗沒有抱存一絲幻想，就是等待對手被DQ，她可以「執死雞」；即使表面扮作「永不參選」，但當反對派需要「Plan B」，最後她「被迫」參選就不同講法了。果不其然，這種「好事」終於落到這位被稱作「一嚕雲」（什麼也不懂）的人身上。昨日選舉主任在宣布DQ時，強調了兩個理由。一是反對國安法的立場是不可能真心擁護基本法，二是相關人等擁有明確的邀請外國勢力制裁的實質言行。

原本顛覆的黃碧雲，議會裏形象太差，議會外又無作為，衝又不敢學人衝，網上文宣又得不到美國人青睞資助，本來就是一個等回收的「舊電池」。如今突然傳來天大的好消息，不啻於「柳暗花明又一村」。無能反而能活到最後，正如莊子《人世間》中所云「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看來黃碧雲是有「大智慧」之人。

如果選舉推遲一年舉行，黃碧雲更是好處連連。一是有機會繼續做一年的議員，每月繼續拿十萬公帑；二是可以有一年時間去表演、去騙取選民支持；三是可以為自己找一個好一點的「形象設計顧問」。至於有被DQ的亂港派成員叫囂稱「全部杯葛選舉」，這種話聽聽就好，每個月十萬巨款，藍血公民黨可以不要，黃碧雲、胡志偉這類「區佬」可以不要？

# 以德施政 以聚人心



有一說一  
王曦煜

因應愈趨嚴峻的本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發展，特區政府宣布自本月29日起，全港食肆全日禁止堂食。有關措施雖有助防止病毒散播，但有社會意見認為，禁止堂食措施未有充分考慮上班僱員，特別是外勤工作者的需要。甚至連曾倡議全日禁堂食的專家，亦建議政府微調措施。

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明白措施對上班僱員帶來的不便和困難，當局審視措施實際情況後，決定今日起食肆可在清晨五時至傍晚六時恢復堂食服務，但食客數目不得超過座位數目一半，每枱人數上限亦收緊至兩人。

發言人又呼籲僱主盡量容許僱員在家工作，從而避免早餐、午餐時分大量僱員因要外出用膳聚集，僱主在可行的情況下，可實施彈性午膳時間等措施。市民應繼續保持社交距離和避免非必要聚會，從而減低以至切斷社區傳播鏈。

從政策制定的初衷分析，暫時禁止堂食是防止人員於食肆內聚集，降低「隱形患者」傳播病毒的風險，切斷可能的傳播鏈。這一符合科學的防疫措施，在實際操作時卻產生出令人慨嘆和不忍的社會問題。

「禁堂食令」實施首日，天氣炎熱兼偶有大雨。不少地盤工、清潔工人在午飯時間被迫在惡劣環境下苦苦尋覓用餐位置，幸運的可以在公園等休憩空間用膳，否則只能瑟縮在街角路旁、電話亭，甚至是公廁內用餐。其窘迫之境，任哪一個人，都不能心安理得地認為，這是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堪稱理想的境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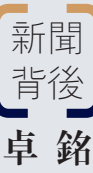
疫情緊迫，經濟大環境轉差，基層勞工本就面臨朝不保夕的巨大生存壓力，然而在重重壓力下，他們還要靠自己面對由抗疫衍生的新難題，生活之苦，何以至此？

防疫工作向全社會呼籲的工作基調，是齊心抗疫。但在筆者看來，齊心的前提，是首先要真正抱持敬民之心，行施政之義。防疫政策有沒有溫度，究竟帶着多少為民之心，這才是凝聚社會共識，聚攏人心的關鍵。

在困難面前，如果只是告訴民眾「咬緊牙關」，幫助有多大？龐大的公共資源和財政儲備，如果解決不了區區疫情下的勞工用餐問題，齊心抗疫又從何講起？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意思是用仁德來施政，維護社會秩序運轉，就像北極星一樣，居於核心而眾星拱衛，有序而穩健。身處香港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場抗疫戰鬥的一份力量。病毒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主動選擇拋棄這份來自民眾的力量。希望全港所有需要繼續開工「搵食」的打工仔們，可以食一餐安樂茶飯。

# 特朗普也押後大選 反對派啞巴了？



新聞背後  
卓銘

自社會上出現押後立法會選舉的聲音以來，反對派一直未停止過攻擊，最常聽見的說法，莫過於不少國家即使疫情嚴峻也如期選舉。雖說同樣有近70個國家或地區決定押後選舉，過去幾日，反對派還可以說這些大概是「個別例子」或「極權國家」。但不知是幸或不幸，昨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突然呼籲押後今年11月舉行的總統大選，理由是疫情下郵寄投票可能會出現欺詐。

## 難道不譴責特朗普反民主？

這下可就令反對派相當尷尬，畢竟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可以罵是極權，唯獨美國永遠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國家，但就連最支持「民主自由」的美國總統，竟然也提出押後選舉，依反對派的邏輯，看來特朗普也是「輸打贏要」，想借疫情打壓公民權利了。怎麼不見陳淑莊、郭家麒、陳家洛等人譴責特朗普？

陳淑莊等人一直聲稱疫情底下，全球有60個國家和地區如常舉行選舉，該數據從何而來實在非常可疑，因為據國際民主與輔助選舉研究所（IDEA）統計，今年2月至7月期間，只有49個國家和地區如常選舉，反倒是取消或押後的多達68個，當中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德國、瑞士等一般意義上的民主國家。究竟是反對派沒有更新手上數據，抑或把兩個數字搞混了，還是刻意隱瞞，我們不得而知。但總而言之，押後選舉的國家和地區比照常選舉的多，而且後者的結果大多是疫情反彈，反對派還堅持立會選舉「去馬」，是「攪炒」攞上癮了嗎？

退一步而言，即使也有不少國家在疫情影響下，如常舉行選舉，是否代表香港可以照辦煮碗複製外國做法？既然反對派這麼喜歡講外國，比如韓國、新加坡如常選舉，那我們就實際談談外國的情況吧！

先說韓國，其於4月15日舉行國會選舉，為全球首個在疫情下如常進行大選的國家。至3月底為止，當時韓國每日新增確診個案仍維持在約一百宗，直至選舉前大概一周，每日確診人數才勉強控制在數十人以內。韓國政府也在選舉中加入特別措施，例如將選民分成健康、確診和隔離三類，健康選民可以跨區投票，至於隔離中的選民則有專門投票時段。

如此看來，似乎香港也可以考慮類似方法，但遺憾的是，香港與韓國有一個決定性的分別：那就是每日檢測數量。韓國在高峰時期，每日進行三萬次檢測，但對比香港，目前連每日一萬個都很勉強。

可能有人會認為，以一個國家的力量跟香港一個城市比較不公平，但更重要的，是韓國龐大的檢測量，足以令其有效識別感染者，單是沒有隱形傳播鏈，兩者社區的安全程度便非同日而語。反觀香港情況，每日新增百例確診不特止，源頭不明的少說也有數十宗，這樣如何有效區別患者與健康市民，以進行分批投票？

韓國選舉還有一點與香港不同，就是容許郵寄投票。這點美國也做過，3月10日，美國6個州份進行總統大選初選，當時美國疫情總數才剛剛破千，沒人想像過最後會惡化成「全球第一」。那時華盛頓州有超過160人確診，已經是疫情最嚴重的州份，該州在初選不設票站，強制選民以郵寄投票。

香港這麼多年來從沒嘗試引入郵寄投票機制，當局能否在短短一個多月內，極速把紙本投票完全改變成郵寄投票？能做到的話何須待今日？更不要說特朗普昨日之所以呼籲押後大選，就是因為覺得郵寄投票可能出問題。再者，美國初選當日，疫情還未算太嚴重，那當然有資本如常進行選舉。但郵寄投票的只有華盛頓州，其餘5個州都是以紙本方式進行，再看美國現在疫情爆發得何其厲害，實在不得不懷疑兩者是否有關連。如果香港「借鑒美國經驗

」如期選舉，恐怕只是步美國後塵。

新加坡本月10日舉行大選時，當地疫情已相當嚴峻，與香港類同，也是每日新增百宗確診。新加坡的選舉防疫策略主要是加強分流，除了把票站數量增加兩成，以分散選民投票，也為長者安排了專門投票時間。

## 市民健康安全須放第一位

雖然香港土地面積比新加坡大，但人口密度卻是前者較高，而且以土地發展率而言，香港只有不足25%，新加坡卻高達73%，可以動用的空間根本不能相提並論。難道反對派還想政府在荒山野嶺設立票站，要選民攀山涉水去投票？

至於長者專門時段方面，想必不需筆者絮言。因為一個多月前，選管會可是明確拒絕了增設「關愛隊」的建議，甚至連為少部分有特別需要選民設專門投票時間也不肯。既然選管會和反對派覺得這樣才能維持選舉公平公正，政府也沒有足夠的空間來為數百萬選民增設更多票站，決定押後選舉自然是萬全之舉。

一向唯美國馬首是瞻的反對派，不知道今日起還有什麼藉口反對押後立法會選舉，還是說，有些事情只有美國做得，特區政府就做得不得？這才是真正的「輸打贏要」。但從長遠角度而言，今次疫情對選舉的影響也暴露了香港選舉制度的不足，疫情終有一天會過去，政府未來的改革卻必不可少。



# 田北俊反對押後選舉，何其冷血！



議論風生  
文兆基

近年來，香港湧現了一批自稱行「中間路線」，實際上是背叛建制陣營，改為跟反對派沆瀣一氣的政客。在香港這一波謠言詭計的政治環境裏，有此情況實在不出為奇，但是這些人為了個人或其山頭的政治利益，不惜胡說八道，無視香港全體市民的健康和福祉，這便太過分了！

以近日香港爆發第三波新冠疫情為例，消息透露政府為免疫情惡化，有意押後原定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自稱行「中間路線」的「希望聯盟」發起人田北俊隨即跳出來，批評政府押後選舉是「輸打贏要」，又稱美國總統特朗普民調落後9個百分點，但他也沒要求押後總統大選云云。現在看來，這句話就是自打嘴巴。

不諱言的說，田北俊反對押後選舉，純粹只考慮到一己之利。畢竟，田北俊過去曾以「榮譽主席」名義充當自由黨的太上皇，但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落馬後，便進不了自由黨黨團，現屆自由黨領導層又不願充當田北俊的傀儡，弄得他只能另起爐灶，建立所謂的「希望聯盟」，意圖藉此維繫着其政治影響力。

正因如此，田北俊的「希望聯盟」才會四處

挖人，如：被新民主黨辭退的袁彌昌、訛稱不再支持「港獨」的李啟迪，充當其馬前卒，意圖在今次立法會選舉中取得幾個席位。他的如意算盤是：反對派與建制派在今屆選舉中惡鬥，兩者不論誰取得多數議席，所得議席都不會相差太遠，假若他養養的傀儡能取得一到幾個席位，便能成為「關鍵少數」，他就能在雙方爭相拉攏巴結下，謀取最大的政治利益。

## 罔顧傳染病學常識

只不過，政府若真是打算押後選舉的話，未來一年的政治形勢便會出現變化，田北俊的計劃亦有可能因此而落空，所以他才會極力反對押後選舉。讓人感到氣結的是，田北俊認為選舉毋須因疫情而押後的理由，竟然是因為選民排隊投票只是「一條龍」、選民之間很大機會不會交談，便能看出他為求一己之利，無視基本的醫學常識。

首先，病毒不一定是透過飛沫傳播，還能透過間接接觸傳播，受感染者觸碰過的物件，有機會沾上病毒，其他人再觸碰便有機會中招，這也是醫學界一直建議，市民在疫情期間減少外出的

原因。其次，票站投票人數一多，排隊的市民能否保持1.5米的社交距離，亦是一個疑問。

此外，市民投票期間可能只接觸幾個人，但票站職員不是，萬一其中一位選民已受感染，票站職員便有機會中招，而他們又有機會傳染其他職員，以及跟其接觸的選民，其他選民投票後又跟其他人接觸，最終造成多人感染，而且傳播鏈變得難以追蹤。上述所提到的問題，還未算上選前的拉票活動，也有機會造成飛沫或間接接觸傳播的風險。

由此可見，田北俊質疑選舉不須因為疫情而押後，完全是罔顧傳染病學常識。事實上，根據國際民主及選舉協助研究所（IDEA）的統計數據，至少68個國家或地區已經決定押後選舉，當中24個國家或地區的選舉已經押後，難道他們押後選舉的原因，都是所謂的「輸打贏要」乎？

走筆至此，田北俊提到的美國，特朗普已呼籲押後總統大選，早前16個州份的民主共和兩黨總統初選，其實均曾宣布押後。退一步而言，美國現已因為新冠肺炎防疫措施不濟，至今已有450萬人受感染。在此情況下，田北俊竟然還要叫香港在防疫上仿效美國，足見此廝實乃極端自私和冷血之徒也！

時事評論員